

# 悼念 秦 瑛 學長

邱 名 棟

六月廿三日晚上接高庭芝兄電話，說剛接冠文（秦瑛學長侄女）電話告知秦瑛兄本月十九日在泰國曼谷去世了。我聽了如遭電擊，一時兀然，跟着長嘆一聲：「唉！秦瑛兄終於走了！」

秦瑛兄患肺氣腫病已久，去年十一月病況轉壞，變成肺功能衰弱，呼吸要靠氧氣幫助。幾次住醫院治療，醫生告訴他，只能維持現狀，無法根治。到六月十九日竟因感冒而引起心臟麻痺，溘然長逝。

不幸的是秦瑛兄胞兄秦慧伽先生於前年在臺北亡故，嫂氏吳夫人今夏以腦溢血臥病數月，七月病篤，秦瑛兄夫人王瑾雲女士及公子戴孝於七月十六日趕來臺北，得臨終一面，翌晨亦逝世。一月之內，兩遭大故，秦大嫂之悲痛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由秦大嫂處得知秦兄遺體六月廿五日火化後，骨灰撒在海上，並携來部分骨灰併葬在臺北觀音山其兄嫂墓地，俾兄弟倆長相依伴於九泉之下。

秦瑛兄走了！他的音容將長留在我心中。

我同他在南京中學便同班同學，算來相知已整整半個世紀了。他善於言辭，而又風度翩翩，校中及校際演講比賽，他都能得獎。大學畢業，他在滇緬公路，湘桂鐵路工作；經過高考他任職外交部；抗戰勝利，奉派到泰國大使館任秘書；大陸淪胥，轉任曼谷森美石油公司經理。後來同夫人經營一餐廳，由於秦大嫂管理得法，生意興隆。送男女公子來臺就學，畢業後赴美深造，於獲碩士學位後男公子回泰經營企業。女公子嫁伊朗工程

師。秦瑛兄則常來臺北探望兄長。每來便過訪同學友好，因此庭芝學長和我更多得聚晤之樂。

他熱情好客，同學過泰，常約集本地同學餐聚歡迎。六十二年我觀光曼谷，他堅邀我住在他家，翌日秦大嫂親自駕車伴我們遊巴達雅海灘，在海濱促膝品茗，共話平生。我問他平時作何消遣，他笑說「好交天下士」，我贊他「確有古人風」。

如今回想，五十年往事，如夢如烟。哀思中我翻閱秦瑛兄近月來函，今年三月三日函：「子靜兄嫂並轉庭芝兄嫂；弟以體弱若絮，筆重如山，只好一信兩投，以達故人。「邊城舊事」一書與弟有些淵源：（一）先父在清末曾任迤東、迤北、迤南三府臺，再任雲南按察使。（二）家母、岳母都是雲南人。（三）家兄曾任滇省委及雲南錫業公司總經理。（四）弟也曾在滇緬公路任秘書。許多可記之事，可以參考，但以提不動筆，只好平鋪直叙的略說幾句，送交友聲，作為「邊城舊事」的讀後感了。設若春光好，再假壽幾年，也許我們再去陽明山飲茶賞花，酒酣耳熱，回憶如煙如夢的往事吧！」

秦瑛兄在病中猶自動提筆撰文介紹拙作，使我感誼無已。我回信向他道謝，並提明他撰寫家譜，以便兒孫「尋根」。他四月十八日回信，對於「中華文化之凋落，與夫華僑命運之日衰」深致惋惜。六月七日我給他信並附「練氣、養氣」一頁供參考。六月十三日來信云「呼吸是一大學問，但派系太多，需多研究，肺氣腫用氧，須以鼻快吸而以口慢呼，狀如魚在水面吸氣，其醜無比」。……過一天算一天吧！五月底我又被拖入院三天，家中則增氧氣設備。臺患此病多否？氧設備如何？高兄忙得如何？勿問好。瑛13」

我收到此信，正想替他打聽臺灣各大醫院治療肺氣腫病情形，不料這時他已與世長辭了。

西諺有云：「好友喪亡，等於喪失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」我悼念秦瑛兄，亦有以自傷也！